

唐人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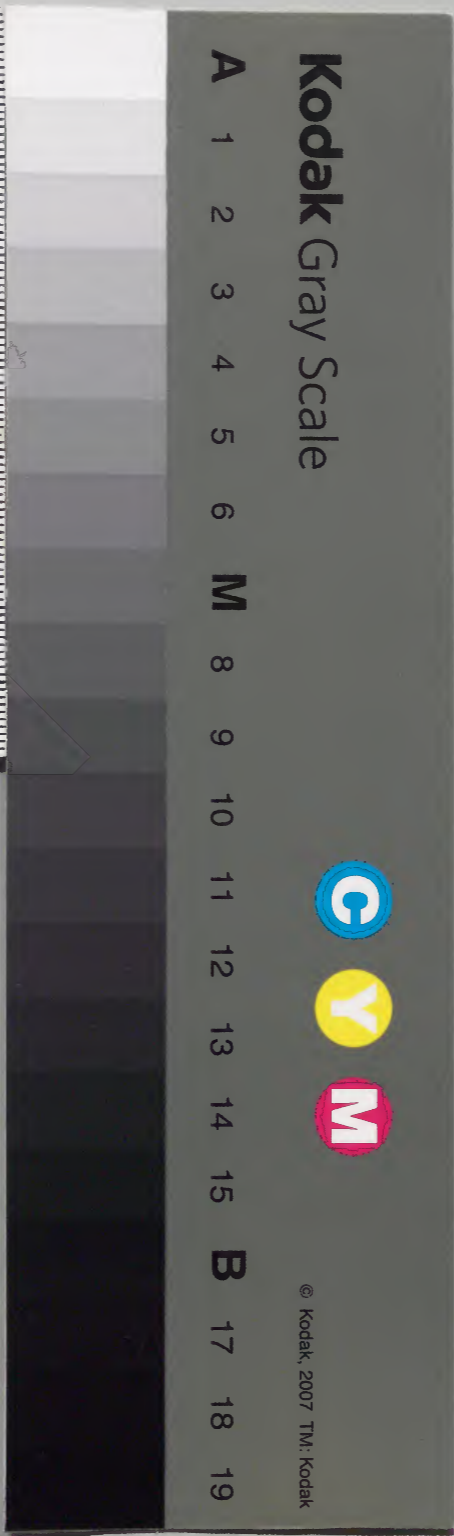
二十二

夜夜雷幻幻幻
妄妄又民影戲異音
傳傳傳傳志志錄

漢書門	類	三	一	六	七
函	號	一	四	九	二
架	冊	一	四	九	二
冊	架	一	四	九	二

漢書	類	三	一	六	七
函	號	一	四	九	二
架	冊	一	四	九	二
冊	架	一	四	九	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67	
冊數	24	(22)	
函號	371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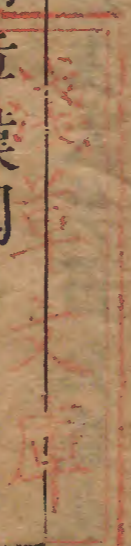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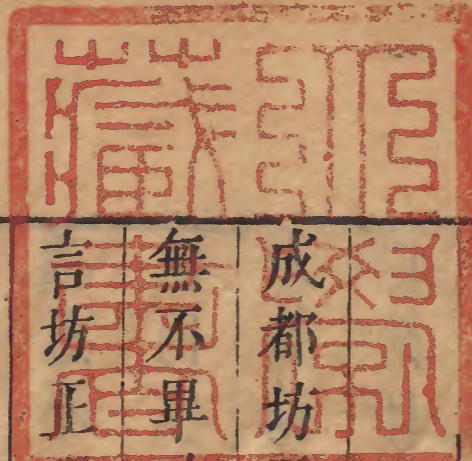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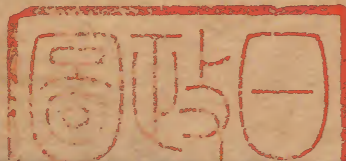
妖妄傳

唐 牛希濟撰

鄧章漢闕

成都坊正張和蜀郡有豪家子富擬卓鄭蜀之名姝
無不畢致每按圖求麗媒盈其門常恨無可意者或
言坊正張和大俠也幽房閨雅無不知之盍以誠投

乎豪家子乃具籩金篋錦夜詣其居具告所欲張欣
然許之異日謁豪家子偕出西郭一舍入廢蘭若有
大像歸然與豪家子昇像之座坊正引手捫佛乳揭
之乳壞成穴如盃卽挺身入穴因拽豪家子臂不覺



同、在、穴、中、道、行、十、數、步、忽、覩、高、門、崇、墉、狀、如、州、縣、坊、
正、叩、門、五、六、有、九、髻、婉、童、啓、迎、拜、曰、主、人、望、翁、來、久、
矣、有、頃、主、人、出、紫、衣、負、帶、侍、者、十、餘、見、坊、正、甚、謹、坊、
正、指、豪、家、子、曰、此、少、君、子、也、汝、可、善、待、之、予、有、切、事、
須、返、不、坐、而、去、言、已、失、坊、正、所、在、豪、家、子、心、異、之、不、
敢、問、主、人、延、於、堂、中、珠、璣、緹、繡、羅、列、滿、目、又、有、瓊、杯、
陸、海、備、陳、飲、徹、命、引、進、妓、數、四、支、鬟、撩、鬢、縹、若、神、仙、
其、舞、杯、閃、毬、之、令、悉、新、而、多、思、有、金、器、容、數、升、雲、擎、
鯨、口、鈿、以、珠、粒、豪、家、子、不、識、問、之、主、人、笑、曰、此、盜、也、

本、擬、伯、雅、豪、家、子、竟、不、解、至、三、更、主、人、忽、顧、妓、曰、無、
廢、歡、笑、予、暫、有、所、適、揖、客、而、退、騎、從、如、州、牧、列、燭、而、
出、豪、家、子、因、私、於、墻、隅、妓、中、年、差、暮、者、遠、就、謂、曰、嗟、
乎、君、何、以、至、是、我、輩、早、爲、所、掠、醉、其、幻、術、歸、路、永、絕、
君、若、要、歸、第、取、我、教、授、以、七、尺、白、練、述、曰、可、執、此、候、
主、人、歸、詐、祈、事、設、拜、主、人、必、荅、拜、因、以、練、蒙、其、頭、將、
曙、主、人、還、豪、家、子、如、其、教、主、人、投、地、乞、命、曰、死、姬、負、
心、終、敗、吾、事、今、不、復、居、此、乃、馳、去、所、教、妓、卽、其、豪、家、
子、居、二、年、忽、思、歸、妓、亦、不、留、大、設、酒、樂、餞、之、飲、旣、闌、

妓自持錘開東墻一穴亦如佛乳推豪家子於墻外
乃長安東墻堵下遂乞食方達蜀其家失已多年意
其異物道其初始信貞元初事

東明道士

開元中宮禁有美人忽夜夢被人邀去縱酒密會極
歡而歸歸輒流汗條怠後因從容奏于帝帝曰此必
術士所爲也汝若復往但隨宜以物識之其夕熟寐
飄然又往美人半醉見石硯在前乃密印手文于曲
房屏風之上寤而具啓帝乃潛以物色令于諸宮觀
中求之果於東明觀得其屏風手文尚在所居道士
已遁矣

素娥

素娥者武三思之妓人也自喬氏竊娘死三思思之
左右有舉素娥者曰相州鳳陽門宋媪女善彈五絃
世之殊色三思乃以帛三百段往聘焉至則三思大
悅遂盛宴以出素娥公卿畢集唯納言狄仁傑稱疾
不來三思怒于座中有言宴罷有告仁傑者明日謁
謝曰某昨日宿疾暴作不果應召然不覩麗人亦分

也他後或有良宴敢不先期到門素娥聞之謂三思曰梁公疆毅之士非欵狎之人何必請召固抑其性三思曰儻阻我寡必族其家後數日復宴客未來梁公果先至三思特延坐于內寢徐徐飲酒待諸賓客請先出素娥略觀其藝遂停杯設榻召之有頃蒼頭出曰素娥藏匿不知所在三思自出召之皆不見忽於堂奧隙中聞蘭麝芬馥乃附耳而聽卽素娥語音也細于屬絲纔能認辨曰請公不召梁公今固召之不復生也三思問其由曰某非他怪乃花月之妖上不

帝遣來蕩公之心將興李氏今梁公乃時之正人某固不敢見某嘗爲僕妾敢無情願公勉事梁公勿萌他志不然武氏無遺種矣言訖更問終不應三思出見仁傑稱素娥暴疾未可出敬事之禮有加仁傑莫知其由明日三思密奏其事則天歎曰天之所授不可廢也

周濟川

周濟川汝南人有別墅在揚州之西兄弟數人皆好學嘗一夜講授罷可三更各就榻將寐忽聞窗外格

如身傳
格之聲久而不已。濟川于窓間窺之，乃一白骨小兒，于庭中四向趨走。始作叉手，俄而擺臂，格格者骨節硯磨之聲也。濟川呼兄弟共覘之，良久其弟巨川厲聲呵之一聲，小兒跳上堦，再聲入門，三聲即欲上床。巨川呵罵轉急，小兒曰：阿母與兒乳。巨川以掌擊之，隨掌墮地，舉即在牀矣。騰趨之捷若猿，獲家人聞之意，有非常，遂持刀棒而至。小兒又曰：阿母與兒乳。家人以棒擊中之，小兒節節解散如星，而復聚者數四。又曰：阿母與兒乳。家人以布囊盛之，提出遠，猶求乳。

出郭四五里，擲一枯井。明夜又至，手擎布囊，拋擲跳躍。自得家人輩擁得，又以布囊如前法盛之，以索括囊懸巨石而沉諸河。餘日又來，左手携囊，右手執斷索，趨馳戲弄如前。家人先備大木鑿空，其中如鼓，撲擁小兒于內，以大鐵葉冒其兩端而釘之。然後鑲一鐵懸巨石流之，大江欲負趨出，云謝以棺槨相送，自是更不復來。時貞元十七年。

小良于內以大燈葉冒其兩端而陰之然於一
 索懸想熾弄吹前寒人共謂大木鑿空其中吹焚對
 寒濕目下而武請而斜日又來去手舞囊亦手持
 出津四五里憐一林我門亦又至手舉亦囊亦
 出津四五里憐一林我門亦又至手舉亦囊亦

夜叉傳

唐 段成式撰 洪邁補校

哥舒翰

哥舒翰少有志氣居長安交游豪俠有愛妾裴六娘
 者容範曠代翰悅之居無何翰有故遊近畿數月方
 迴及至妾已病死翰甚悼之既而日暮因宿其舍尚
 未葬殯於堂與旣無他室翰曰平生之愛存沒何聞
 獨宿總帳中夜半後庭月皓然翰悲歎不寐忽見門
 屏間有一物傾首而窺進退逡巡入庭中乃夜叉也

長丈許著豹皮視鋸牙披髮更有三鬼相繼進乃拽朱索舞于月下相與言曰牀上貴人奈何又曰寢矣便昇階入殯所昇櫬于月中破而取其屍糜割肢體環坐共食之血流于庭衣服狼籍翰恐怖且痛之自分日向叫我作貴人我今擊之必無苦遂潛取帳外竿忽于暗中擲出大叫擊鬼鬼大駭走翰乘勢逐之西北隅踰垣而去有一鬼最後不得上翰擊中流血乃得去家人聞變亂起救之翰具道其事將收餘骸及至堂殯所儼然如故而噉處亦無所見恍惚以爲

爲夢中驗其墻有血其上有迹竟不知其然後數年翰顯達

劉積中

劉積中常于西京近縣莊居妻病亟未眠忽有婦人白首長纜三尺自燈影中出謂劉曰夫人病惟我能理何不祈我劉素剛咄之姥徐戟手曰勿悔勿悔遂滅妻因暴心痛殆將卒劉不得已祝之言已復出劉揖之坐乃索茶一甌向日如咒狀顧令灌夫人茶纔入口痛愈後時時輒出家人亦不之懼經年復謂劉

夜文傳
曰我有女子及笄煩主人求一佳婿劉笑曰人鬼路殊難遂所託姥曰非求人也但爲刻桐木稍工者可矣劉許諾因爲具之經宿木人失矣又謂劉曰兼煩主人作鋪公鋪母若可某夕我目具車輿奉迎劉心計無奈之何許之至日過酉有僕馬車乘至門姥亦自來邀請劉與妻從之而往天黑至一處朱門崇牖籠燭列迎賓客供帳之盛如王公家引劉至一廳朱紫數十有相識者有已歿者各相視無言妻至一堂蠟炬如臂錦翠爭煥亦有婦人數十存歿相識各半

但相視而已及五更劉與妻恍惚却還至家如醉醒十不記一二數日姥復來拜謝曰我小女成長今復託主人劉不耐以枕抵之曰老魅敢如此擾人姥隨枕而滅妻遂疾發劉與男女酹地禱之不復出矣妻竟以心痛卒劉妹復病心痛劉欲徙居一切物膠着其處輕若屨屐亦不可舉迎道流上章梵僧持咒悉不禁劉常暇日讀藥方其婢小碧自外來垂手緩步大言劉四頗憶平昔無旣而斯咽曰省躬近從泰山回路逢飛天夜又携賢妹心肝我已奪得因舉袖袖

夜交傳
中蠕蠕有物左顧似有所命曰可爲安置因入堂中
對劉坐敘平生事劉與杜省躬同年及第友善其婢
舉止笑語無不肖也頃曰我有事不可久畱執劉手
嗚咽劉亦悲不自勝婢忽倒及覺亦無所記其妹亦
自此無恙

江南吳生

江南吳生者嘗遊會稽娶劉氏女爲妾後數年吳生
宰縣于雁門郡與劉氏偕之官劉氏初以柔婉聞凡
數年其後忽曠烈自恃不可禁往往有逆意者卽發

怒毆其婢僕或齧其肌血且甚而怒不可解吳生始
知劉氏悍戾心稍外之嘗一日吳與雁門部將數輩
獵于野獲狐兔甚多致庖舍下明日吳生出劉氏卽
潛入庖舍取狐兔生啗之且盡吳生歸因詰狐兔所
在而劉氏俛然不語吳生怒訊其婢得實生始疑劉
氏爲他怪旬餘有縣吏以一鹿獻吳生命致于庭已
而吳生詒言將遠適旣出門卽匿身潛伺之見劉氏
散髮袒肱目眇盡裂狀貌頓異立庭中左手執鹿右
手拔其脾而食之吳生大懼仆地不能起久之乃召

吏卒十數輩持兵仗而入劉氏見吳生來盡去襦袖
挺然立庭乃一夜又耳目若電光齒如戟刀筋骨盤
蹙身盡青色吏卒俱戰慄不敢近而夜又四顧若有
所懼僅食頃忽東向而走其勢甚疾竟不知所在

杜萬

杜萬員外其兄某爲嶺南縣尉將至任妻遇毒瘴數
日卒時盛夏無殯歛權以葦蓆裸束瘞於絕巖之側
某到官拘于吏事不復重歛及北歸方至巖所欲收
妻骸骨及觀坎穴但葦尚存某歎其至深而爲所取

悲感久之會上巖有一徑某試尋行百餘步至石窟
中其妻裸露容貌猙獰不可復識懷中抱一子旁復
有一子狀類羅刹極呼方寤婦人口不能言以手畫
地書云我頃重生爲夜叉所得今此二子卽我所生
書之悲涕頃之亦能言謂云君急去夜叉倘至必當
殺君某問汝能去否曰能去便起抱小兒隨某至船
所便發夜叉尋抱大兒至岸望船呼叫以兒相示船
行旣遠乃擘其兒作數十片方去婦人手中之子狀
如羅刹解人語大曆中母子並存

薛淙

前進士薛淙元和中遊河北衛州界村中古精舍日暮欲宿與數人同訪主人僧主人僧會不在唯聞庫西黑室中呻吟聲迫而視見一老僧病鬚髮不剪如雪狀貌可恐淙乃呼其侶曰異哉病僧僧怒曰何異耶少年子要聞異乎病僧略爲言之淙等曰唯唯乃曰病僧年二十時好遊絕國服藥休糧北至居延去海三五十里是日平明病僧已行十數里日欲出忽見一枯立木長三百餘丈數十圍而其中空心僧因

退下窺之直上其明通天可容人病僧又北行數里遙見一女人衣緋裙跣足袒膊被髮而走其疾如風漸近女人謂僧曰救命可乎對曰何也云後有人覓但言不見恩至極矣須臾遂入枯木中僧更行三五里忽見一人乘甲馬衣黃金衣備弓劍之器奔跳如電每步可二十餘丈或在空或在地步驟如一至僧前曰見緋裙人否僧曰不見又曰勿藏此非人乃飛天夜叉也其黨數千相繼諸天傷人已八十萬矣今已並擒戮唯此乃尤者也未獲昨夜三奉天帝命自

沙。吒。天。逐。來。至。此。已。八。萬。四。千。里。矣。如。某。之。使。八。千。人。散。捉。此。乃。獲。罪。于。天。師。勿。庇。之。僧。乃。具。言。須。臾。便。至。枯。木。所。僧。返。步。以。觀。之。天。使。下。馬。入。木。窺。之。却。上。馬。騰。空。繞。木。而。上。人。馬。可。半。木。已。來。見。木。上。一。緋。點。走。出。人。馬。逐。之。去。七。八。丈。許。漸。入。霄。漢。沒。于。空。碧。中。久。之。雨。三。數。十。點。血。意。已。爲。中。矢。矣。此。可。以。爲。異。少。年。以。病。僧。爲。異。無。乃。陋。乎。

傳終

雷民傳

唐 沈旣濟撰 王廷陳補

羅州之南二百里至雷州爲海康郡雷之南瀕大海郡蓋因多雷而名焉其聲恒如在簷宇上雷之北高亦多雷聲如在尋常之外其事雷畏敬甚謹每具酒餼奠焉有以彘肉雜魚食者霹靂輒至南中有木名曰棹以煮汁漬梅李俗呼爲棹汁雜彘肉食者霹靂亦至犯必響應牙門將陳義傳云義卽雷之諸孫昔陳氏因雷雨晝冥庭中得大卵覆之數月卵破有嬰

見出焉。自後日有雷。扣擊戶庭。入其室中。就於兒所。似若乳哺者。歲餘兒能食。乃不復至。遂以爲已子。義卽卵中兒也。又云嘗有雷民畜畋犬。其耳十二。每將獵必筭犬以耳動爲獲數。未嘗五動一日。諸耳畢動。旣獵不復逐獸。至海旁測中。嗥鳴。郡人視之。得十二大卵。以歸置於室中。後忽風雨。若出自室。旣霽。就視卵破而遺甲存焉。後郡人分其卵甲。歲時祀奠。至今以獲得遺甲爲豪族。或陰冥雲霧之夕。郡人呼爲雷耕。曉視野中。果有墾跡。有是乃爲嘉祥。又時有雷火。

發於野中。每雨霽得黑石。或圓或方。號雷公墨。凡訟者投牒。必以雷墨。雜常墨書之。爲利人。或有疾卽掃虛室。設酒食。鼓吹旛蓋。迎雷於數十里外。卽歸屠牛彘以祭。因置其門。鄰里不敢輒入。有誤犯者爲唐突。大不敬。出猪牛以謝之。三日又送如初禮。又云嘗有雷民因大雷電。空中有物。豕首鱗身。狀甚異。民揮刀以斬其物。踏地血流。道中而震。雷益厲。其夕凌空而去。自後揮刀民居室。頻爲天火所災。雖逃去輒如故。父兄遂擯出。乃依山結廬以自處。災復隨之。因穴崖

雷民傳
血居災方止。或云其刀尚存雷民圖。雷以祀者皆豕首鱗身也。

章苟

吳興章苟于田中耕以飯置菰裏每晚取食飯亦已盡如此非一後伺之見一大蛇偷食苟遂以鋏义之蛇走苟逐之至一穴但聞啼聲云斫傷我矣或言付雷公令霹靂殺須臾雷雨霹靂覆苟上苟乃跳梁大罵曰天使我貧窮展力耕墾蛇來偷食罪當在蛇反更霹靂我耶乃是無知雷公雷公若來吾當以鋏斫汝腹須臾雲雨漸散轉霹靂于蛇穴中蛇死者數十

李廓

唐李廓北都介休縣民送解牒夜止晉祠宇下夜半聞人扣門云介休王暫借霹靂車某日至介休收麥良久有人應曰大王便語霹靂車正忙不及借其人再三借之遂見五六人秉燭自廟後出介休使者亦自門騎而入數人共持一物如幢扛上環綴旗旛授與騎者曰可點領騎卽數其旛凡十八葉每葉有光如電起民遂遍報隣村令速收麥將有大風雨悉不

之信乃自收刈至日民率親戚據高阜候天色及午
介山上有雲氣如窑烟須臾蔽天注雨如綆風吼雷
震凡收麥千餘頃數村以民爲妖訟之工部員外郎
張周封親覩其推案

雷公廟

雷州之西雷公廟百姓每歲配連鼓雷車具酒殺奠
焉有以魚羶肉同食者立爲霆震皆敬而憚之每大
雷雨後多于野中得鱉石謂之雷公墨叩之鎗然光
瑩如漆凡訟者投牒必以雷墨雜常墨書之爲利又

如霹靂處或土木中得楔如斧者謂之霹靂楔小兒
佩帶皆辟驚邪孕婦磨服爲催生藥必驗

雷丹

吳智甫知撫州崇仁縣當七月下旬晚坐廳治事風
雨忽作雷電總至霹靂相繼數十聲庭中火塊迸走
有飛火大如燕自勅書樓過西南須臾稍息外報村
中民饒相家貯米倉遭焚倉在田間故寺基上火至
此而燃月餘方止倉及穀皆燒燬如甕狀復數日有
商客數道人過其處以石擊所傷倉敗穀堅如石成

五色或如蜂蝶蚓蠃龜魚蠶蛾之類或有是穀穗客
取數石藏去焚香拜于前及取碎米于盆內研細酌
以水調服之人問其故曰雷丹也凡有禍病者悉治
遂去邑人聞之持以療崇病輒愈

雷斧

黃宋永滾莆田人師憲狀元之從兄也幼時戲於廡
正晝雲雨晦冥雷震轟轟繞柱穿壁而過家人意其
驚怖爭出尋之原在戲處端坐無所覺也得一斧長
三十非鐵非石鑿小孔而無柄蓋雷神所執而誤墮
可取俄頃開霽

雷民傳終

幻影傳

唐 薛昭蘊撰 錢敬臣閱

陳季卿

陳季卿者家于江南辭家十年舉進士無成羈棲輦
下鬻書判給衣食常訪僧于青龍寺遇僧他適因息
于暖閣中以待僧還至終南山翁亦伺僧歸方擁爐
而坐揖季卿就爐坐久謂季卿曰日已晡矣得無餒
乎季卿曰實饑矣翁乃于肘後解一小囊出藥方寸
止煎一盃與季卿曰粗可療飢矣季卿啜訖克然暢

適東壁有寰瀛圖季卿乃尋江南路因長歎曰得自
渭泛于河遊于洛泳于淮濟于江達于家亦不悔無
成而歸翁笑曰此不難致乃命僧童折堦前一竹葉
作葉舟置圖中渭水之上曰公但注目此舟則如公
所願耳然至家慎勿久留季卿熟視之稍覺渭水波
浪一席漸大席帆既張恍然若登舟始自渭及河維
舟于禪窟蘭若題詩于南楹云霜鐘鳴時夕風急亂
鴨又望寒林集此時輟棹悲且吟獨向蓮花一峰立
明日次潼關登崖題句于關門東普通院門云度關

悲失志萬緒亂心機下坂馬無力掃門塵滿衣計謀
多不就心口自相違已作羞歸計還勝羞不歸自陝
東凡所經歷一如前願旬餘至家兄弟妻子拜迎于
門側有江亭晚望詩題于書齋云立向江南滿目愁
十年前事信悠悠田園已逐浮雲散鄉里半隨逝水
流川上莫逢諸釣叟蒲邊難得舊沙鷗不緣齒髮未
遲暮吟對遠山堪白頭此夕謂其妻曰吾試期近不
可久留即當進棹乃吟一章別其妻云月斜寒露白
此夕去留心酒至添愁飲詩成和淚吟離歌棲鳳管

別鶴怨。瑤琴明。夜相思。處秋風。吹半衾。將登舟。又留
一章別。諸兄弟。云謀身非不早。其奈命來遲。舊友皆
霄漢。此身猶路岐。北風微雪後。晚景有雲時。惆悵清
江上。區區趁試期。一更後。復登葉舟。泛江而逝。兄弟
妻屬慟哭于濱。謂其鬼物矣。一葉漾漾。遵舊路。至于
渭濱。乃賃乘。復遊青龍寺。宛然見山翁。擁褐而坐。季
卿謝曰。歸則歸矣。得非夢乎。翁笑曰。後六十日。方自
知。日將晚。僧尚不至。翁與季卿各別。後二月。季卿之
妻子賫金帛。自江南來。謂季卿厭世矣。故來訪之。妻

曰某月某日歸。是夕作詩于西齋。并留別二章。始知
非夢。明年春季。卿下第。東歸。至禪窟。及關門。蘭若見
所題兩篇。翰墨尚新。後年季卿成名。遂絕粒。入終南
山去。

崔玄亮

唐太和中。崔玄亮爲湖州牧。嘗有僧道問善藥術。崔
曾求之。僧曰。此術不難求。但利此者必及陰譴。可令
君侯一見耳。乃遣崔市汞一斤。入瓦鍋。納一紫丸。益
以方瓦。疊炭埋鍋。鞠而焰起。謂崔曰。只成銀。無以取

信公宜虔心想一物則自成矣食頃僧夾鍋于水盆中笑曰公想何物崔曰想我之形僧取以示之若范金焉眉日巾笏悉具

費雞師

長慶初蜀有費雞師目赤無黑睛為人解疾必用一雞設祭于庭又取江石如雞卵令疾者握之乃踏步作氣噓叱雞旋轉而死石亦四破段成式家奴永安不信師謂曰爾有大厄因左符逼令吞之復去其左足鞋及襪符展在足心矣又謂奴滄海爾將病令袒而負戶以筆再三畫于外大言曰過過墨跡遂透其背焉

李秀才

唐虞部郎中陸紹元和中嘗謁表兄于定水寺因爲院僧具蜜餌時菓隣院僧亦陸所熟也遂令左右邀之良久僧與李秀才偕至環坐笑語頗劇院僧顧女子煮新茗巡將匝而不及李陸不平曰茶初未及李秀才何也僧笑曰如此秀才亦要知茶味且以餘茶飲之隣院僧曰秀才乃術士座主不可輕言其僧又

言不逞之子弟何所憚秀才忽怒曰我與上人素未相識焉知予不逞徒也僧復大言望酒旗玩變場者豈有佳者乎李乃白座客某不免對貴客作造次矣因捧手袖中據兩膝叱其僧曰拄杖何在可擊之僧房門後有筇杖子忽跳出連擊其僧時衆亦爲蔽護杖伺人隙捷中若有物執持也李復叱曰捉此僧向墻僧乃負墻拱手色青氣短唯言乞命李又曰阿師可下墻僧又趨下自投無數衄鼻敗額不已衆爲詰之李徐曰緣對衣冠不能殺此以累因揖客而去僧

半日方能言如中惡狀竟不之測

俞叟

尚書王公潛節度荆南時有京兆呂氏子以饑寒遠謁公公不爲禮寓逆旅月餘窮乏益甚遂鬻所乘驢于荆州市有市門監俞叟者見呂生往來有不足色召而問之呂生曰吾家渭北貧苦未達無以奉親府帥公吾之中表丈也吾不遠而來冀相閔恤而公不一顧豈非命耶叟曰某亦困者無以賑吾子之急今夕可泊吾宇下展宿食之敬呂諾之旣延入摧簷破

牖致蓆于地坐語且久所食陶器脫粟而已食訖夜
既深謂呂生曰吾嘗學道于四明山偶晦于此適聞
王公忘舊甚不平吾爲子設一小術以助歸糧可乎
因覆一缶于地有頃啓視見一紫衣人長五寸許指
曰此王公也呂熟視酷類馬叟因戒曰呂生爾之中
表姪也以食貧故自輦下千里而至爾宜厚恤以展
親親何恃貴忘故之如是耶紫衣僕而揖若受教之
狀叟又曰呂生無行資可致一馬一僕縑二百匹紫
衣又僕而揖于是復覆以缶再啓之已無見矣及旦

叟促呂歸逆旅王公果使召之方見卽謝曰吾子不
遠見訪屬軍府務殷未果接言深用爲愧是日始館
呂生驛亭與宴遊累日將戒途贈以僕馬及縑二百
呂生乃歸渭北

張士政

唐王潛在荊州百姓張士政善治傷折有軍人損脛
求張治之張飲以一酒藥破肉取碎骨一片大如兩
指塗膏封之數日如舊經二年餘脛忽痛復問于張
張曰前君所出骨寒則痛可遽覓也果獲于牀下令

以湯洗貯于絮中其痛卽愈王子弟與之狎嘗祈其
戲術張取草一掬再三揉之悉成燈蛾飛去又畫一
婦女子壁酌滿杯飲之酒無遺滴畫婦人面赤半日
許。

柳城

貞元末開州軍將冉從長輕財好士儒生道者多依
之有畫人窺采圖爲竹林會甚工坐客郭萱柳城二
秀才每以氣相軋柳忽眇圖謂主人曰此畫巧于體
勢先于意趣今欲爲公設薄伎不施五色令其精采

殊勝如何冉驚曰素不知秀才此藝然不假五色其
理安在柳歎曰我當出入畫中治之萱抵掌曰君欲
給三尺童子乎柳因要其賭郭請以五千抵負冉亦
爲保柳乃騰身赴圖而滅坐客大駭圖表于壁衆漠
索不獲久之柳忽語曰郭子信未聲若出畫中也食
頃瞥自圖上墜下指阮藉像曰工夫祇及此衆視之
覺阮藉圖像獨異唇若方嘯

王宗信

唐末蜀人攻岐遂至于白石鎮裨將王宗信止普安

禪院僧房時嚴冬房中有大禪爐熾炭甚盛信擁妓
女十餘人各據僧牀寢息信忽見一姬飛入爐中宛
轉于熾炭之上宗信忙遽救之及離火衣服並不焦
灼又一姬飛入如前又救之頃之諸妓或出或入各
迷悶失音有親吏隔驛牆告都招討使王宗儔宗儔
至則徐入一一提臂而出視之衣裾纖毫不假但驚
悸不寐訊之云被胡僧提入火中所見皆同宗信大
怒悉索諸僧立于前令妓識之有周和尚者身長貌
胡皆曰此是也宗信疑有幻術遂鞭之數百此僧乃
訖不知何異

一村夫新落髮一無所解宗儔知其屈遂解之使逸

幻影傳終

丁亥傳

道不岐所異

一付夫道名變一無祖祖宗討味其風道祖之與

續戲志

唐 蔣防撰 徐仁中校

殷七七

殷七七名天祥又名道笏嘗自稱七七俗多呼之不
知何所人亦不測其年壽面光白若四十許人到處
遊行姓名不定曾于涇州賣藥時靈臺蕃漢疫癘俱
甚得藥者入口即愈皆謂之神聖得錢卻施于人周
寶舊識之于長安尋為涇原節度延而禮之及移鎮
浙西數年後七七忽到復賣藥寶驚喜召之師敬益

甚每日醉歌曰琴彈碧玉調藥鍊白朱砂解醞頃刻
酒能開非時花寶試之悉有驗鶴林寺杜鵑高丈餘
每春末花爛熳寺僧相傳言貞元中有外國僧自天
台來孟中以藥養其根來種之自後構飾花院鑲閉
時或窺見三女子紅裳豔麗共遊樹下人有輒採花
折枝者必爲所崇俗傳女子花神也是以人共寶惜
繁盛異于常花其花欲開探報分數節使賓僚官屬
繼日賞翫其後一城士女四方之人無不載酒樂遊
連春入夏自巳及昏閭里之間始于廢業實一

七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絕嘗聞能開非時花此花
可開否七七曰可也寶曰今重九將近能副此日乎
七七乃前二日往鶴林宿焉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
道者欲開此花邪七七乃問女子何人女子曰妾爲
上玄所命下司此花然此花在人間已逾百年非久
卽歸閻苑去今與道者共開之于是女子瞥然不見
來日晨起寺僧忽訝花漸折盡及九日爛熳如春乃
以聞寶與一城士庶驚異之遊賞復如春間數日花
俄不見亦無落花在地後鶴林犯兵火焚寺樹失根

株信歸園苑矣七七偶到官僚家適值賓會次主賓
趨迎有佐酒倡優甚輕侮之七七乃白主人欲以二
栗為令可乎咸喜謂必有戲術資于歡笑乃以栗巡
行接者皆聞異香驚歎唯佐酒笑七七者二人作石
綴于鼻掣拽不落但言穢氣不可堪二人共起狂舞
花鈿委地相次悲啼粉黛交下及優伶輩一時起舞
鼓樂皆自作聲頗合節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
笑皆絕倒久之主人祈謝于七七有頃石自鼻落復
為栗嗅之異香及花鈿粉黛悉如舊畧無所損又酌

水為酒削木為脯使人退行指船即駐呼鳥自墜唾
魚即活撮土畫地狀山川形勢折茅聚蟻變成城市
人有曾經行處見之歷歷皆似但少狹耳凡諸術不
可勝紀

陳復休

陳復休者號陳七子貞元中來襄城畊農樵採與常
無異如五十許人多變化之術褻少年多設酒食以
求學復休約之曰我出西郊行及我者授以術復休
徐行羣少年奔走追之終不能及遂止常狂醉市中

褒帥李讜怒繫于獄中忽不食而死尋卽臭爛虫蛆
流出旋還家復在市中讜始加禮異爲築室于褒城
江之南岸遺與甚多畧無受者昌明令胡倣常師事
之將赴任留錢五千爲復休市酒笑而不取曰吾金
玉甚多恨不能用耳以鋤授倣使之斲地不二三寸
金玉錢貨隨斲而出曰人間之物固若是矣但世人
賦分有定不合多取若吾用之豈有限約乎倣之昌
明復休祖之于仙流江上指砂中令倣取酒器倣攫
砂數寸得器皿五六事飲酒畢復埋砂中又戲曰吾

于砂中嘗藏菓子今亦應在又令取之皆得蜀相燕
公高駢使人致書至褒城延召復休同日離褒城使
人經旬方達復休當日已至成都而又有一復休與
使者偕行未嘗相捨燕公詰于使者益奇待之常于
巴南太守筵中爲酒妓所侮復休笑視其面須臾妓
者髯長數尺泣訴于守爲祈謝復休呪酒一杯使飲
之良久如舊

馬自然

馬湘字自然杭州鹽官人也嘗醉于湖州墜雲溪經

日方出衣不沾濕坐于水上言曰適爲項羽相召飲酒大醉酒氣猶衝人狀若風狂路人多隨看之又時復以拳入鼻及出拳鼻如故又指溪水令逆流食頃指柳樹令隨溪水來去指橋令斷復續後遊常州會唐宰相馬植謫官量移常州刺史素聞湘名乃邀相見問曰幸與道兄同姓欲爲兄弟冀師道術可乎湘曰相公何望植曰扶風湘曰相公扶風馬湘則風馬牛但見相知無徵同姓也植留之郡齋益敬之或飲食次植請見小術乃于席上以瓦器盛土種瓜須臾

引蔓生花結實取食衆賓皆稱香美異于常瓜又于遍身及襪上摸錢所出錢不知多少人有收取頃之復失又植言此城中鼠極多湘書一符令人貼南壁下以筋擊盤長嘯鼠成羣而來就符下俯伏湘乃呼一大者近堦前曰汝微物何得穿牆穴屋晝夜擾于相公且未盡殺宜使相率離此大鼠乃廻羣鼠堦前若叩頭謝罪遂作隊莫知其數出城門去自後城內絕鼠後與弟子王知微王延叟南遊越州方春見一家好菘菜求之不能得仍聞惡言命延叟取紙畫一

白鷺以水喫之飛入菜畦中啄菜其主趕起又飛下
再三又畫一獮子走趕捉白鷺共踐其菜一時碎盡
其主見道士嘻笑遂來哀乞湘曰非求菜也故相戲
耳于是呼鷺及犬皆飛走投入湘懷中視菜如故悉
無所損又南遊霍桐山入長溪縣界夜投旅舍宿舍
少而行旅已多主人戲言無宿處道士能壁上睡卽
相容已逼日暮知微延叟切于止宿湘曰爾但于俗
旅中睡而湘躍身梁上以一脚掛梁倒睡適主人夜
起燭火照見大驚異湘曰梁上猶能壁上何難俄而

入壁久之不出主人拜謝移知微延叟入家內淨處
安宿及旦主人留連忽失所在知微延叟前行數里
尋求已在路傍自霍桐迴永康縣東天寶觀駐泊觀
有大枯松湘指之曰此松已三千餘年卽化爲石自
後松果化爲石或人有疾告者湘無藥但以竹拄杖
打痛處腹內及身上百病以竹杖指之口吹杖頭如
雷鳴便愈有患腰腳馳曲拄杖而來者亦以竹拄杖
打之令放拄杖應手便伸展所遊行處或宮觀巖洞

多題詩句

玄虛志
葉法善

葉法善字道元居處州年七歲溺于江中三年不還
父母問其故曰青童引我飲以雲漿故少留耳弱冠
入居卯酉山其門近山巨石當路每環廻爲徑以避
之師投符起石須臾飛去路乃平坦衆共驚異常遊
括蒼白馬山石室內遇三神人皆錦衣寶冠謂師曰
我奉太上命以密旨告子子本太極紫微左仙卿以
校錄不勤謫于人世速宜立功濟人功滿當復舊任
以正一三五之法令授于子言訖而去自是詠蕩精

怪掃馘凶妖所在以救人爲志蜀川張尉之妻死而
再生復爲夫婦師識之曰屍媚之疾也不速除張死
矣師投符化爲黑氣焉相國姚崇女已終鍾念彌深
投符起之常行涉大水忽沉波中謂已溺死七日復
出衣履不濡云暫與河伯遊蓬萊武三思秉權師以
頻察妖祥保護中宗相王及玄宗爲三思所忌竄于
南海師乘白鹿自海上而至玄宗繼統凡吉凶動靜
必預奏聞會吐蕃遣使進寶函封曰請陛下自開無
令他人知機密朝廷默然唯法善曰此是凶函宜令

蕃使自開。玄宗從之。及令蕃使自開函中弩發。中蕃使死。開元初正月望夜。玄宗移仗于上陽宮觀燈。尚方匠毛順心結構綵樓三十餘間。金翠珠玉間廁。其內樓高百五十尺。微風所觸。鏘然成韻。以燈爲龍鳳。螭豹騰躑之狀。似非人力。玄宗大悅。促召師觀于樓下。人莫知之。師曰。燈影之盛。固無比矣。然西涼府今夕之燈。亦亞于此。玄宗曰。師頃嘗遊乎。曰。適自彼來。使蒙急召。玄宗異其言。曰。今欲一往。得乎。曰。易耳。於是令玄宗閉目。距躍約曰。必不得妄視。如其言。已在

霄漢俄而足及地。曰。可以觀矣。旣睹影燈。連亘數十里。車馬駢闐。士女紛委。玄宗稱盛者久之。乃請回。復閉目騰空而上。頃之已在樓下。而歌舞之曲未終。玄宗于涼州以鑲鐵如意質酒。翌日命中使託以他事。使于涼州。因求如意以還。驗之非謬。又嘗因八月望夜。師與玄宗遊月宮。聆月中天樂。問其曲名。曰。紫雲曲。玄宗素曉音律。默記其聲。歸傳其音。名之曰霓裳羽衣。自月宮還。過潞州。城上俯視城郭。悄然而月光如晝。師因請玄宗以玉笛奏曲。時玉笛在寢殿中。師

命人取項之而至奏曲既投金錢于城中而還旬日
潞州奏八月望夜有天樂臨城兼獲金錢以進

又云玄宗常夢仙子十餘輩御卿雲而下列于庭
各執樂器奏之其度曲清越真仙府之音也及樂
闋一仙人前曰此神仙紫雲曲今願受陛下爲聖
唐正始音玄宗喜甚卽傳受焉俄而寤餘響猶若
在聽遽命玉笛吹而習之盡得其節奏然嘿不泄
及曉聽政于紫宸殿宰臣姚崇宋璟奏事御前玄
宗俛若不聞二相懼又奏之玄宗卽起卒不顧二

相益恐趨出時高力士侍卽奏曰向者崇璟所言
皆軍國大政而陛下卒不顧豈二相有罪乎玄宗
笑曰我昨夕夢仙人以紫雲曲受我我失其節奏
嘿而習之故不暇聽二相奏事卽于衣中出玉笛
以示力士是日力士至中書以事語二相二相懼
少解曲後傳于樂府二說不同疑月中之遊卽夢
遊耳又羅公遠傳亦云公遠擲拄杖空中化爲銀
橋與帝同遊月宮見仙女數百舞霓裳羽衣曲帝
密記之疑一事而誤傳也

玄虛志

幻戲志終

幻異志

唐 孫願撰 陶宗儀輯

板橋三娘子

唐汴州西有板橋店店娃三娘子者不知何從來寡居年三十餘無男女亦無親屬有舍數間以鬻餐爲業然而家甚富貴多有驢畜往來公私車乘有不逮者輒賤其估以濟之人皆謂之有道故遠近行旅多歸之元和中許州客趙季和將詣東都過是宿焉客有先至者六七人皆據便榻季和後至最得深處一

幻異志

榻榻鄰比主人房壁既而三娘子供給諸客甚厚夜深致酒與諸客會飲極歡季和素不飲酒亦預言笑至二更許諸客醉倦各就寢三娘子歸室閉關息燭人皆熟睡獨季和轉展不寐隔壁聞三娘子悉率若動物之聲偶於隙中窺之卽見三娘子向覆器下取燭挑明之後於巾箱中取一副耒耜并一木牛一木偶人各大六七寸置於竈前含水噴之二物便行走木人則牽牛駕耒耜遂耕牀前一席地來去數出又於箱中取出一裹蕎麥子受於木人種之須臾生花

發麥熟令小人收割持踐可得七八升又安置小磨子磴成麵訖却收木人子於箱中卽取麵作燒餅數枚有頃雞鳴諸客欲發三娘子先起點燈置新作燒餅於食牀上與諸客點心季和心動遽辭開門而去卽潛於戶外窺之乃見諸客圍牀食燒餅未盡忽一時踏地作驢鳴須臾皆變驢矣三娘子盡驅入店後而盡沒其貨財季和亦不告於人後月餘日季和自東都回將至板橋店預作蕎麥燒餅大小如前既至復寓宿焉三娘子歡悅如初其夕更無他客主人供

待愈厚夜深殷勤問所欲季和曰明晨發請隨事點心三娘子曰此事無疑但請穩便半夜後季和窺見之一依前所爲天明三娘子具盤食果實燒餅數枚於盤中訖更取他物季和乘間走下以先有者易其一枚彼不知覺也季和將發就食謂三娘子曰適會某自有燒餅請撤去主人者留待他賓卽取已者食之方飲次三娘子送茶出來季和曰請主人嘗客一片燒餅乃揀所易者與噉之纔入口三娘子據地作驢聲卽立變爲驢甚壯健季和卽乘之發兼盡收木人木牛子等然不得其術試之不成季和乘策所變驢周遊他處未常阻失日行百里後四年乘入關至華岳廟東五六里路傍忽見一老人拍手大笑曰板橋三娘子何得作此形骸因捉驢謂季和曰彼雖有過然遭君亦甚矣可憐許請從此放之老人乃從驢口鼻邊以兩手擘開三娘子自皮中跳出宛復舊身向老人拜訖走去更不知所之

青城道士

僞蜀青城山道士能幻術往往入錦城施其法有所

獲卽潛挈歸洞穴或聞其行甚穢官吏中有識者頗惡之後於成都誘引富室及勳貴子弟皆潛而隨之或於幽僻宅院中灑掃焚香設榻張陳帷幌則獨於室內作法或召西王母或巫山神女或麻姑鮑姑神仙皆應召而至與之杯饌寢處生人無異則令學者隙而窺之歡笑罷則自簾帷之前躡而去又忽城中化出金樓衆皆覩之惑衆頗甚其民間少年膏粱子弟滿城如狂少主知其祇密使人擒之累月不獲後有人報云已出窄橋門去因使人逐之乃以猪狗血

齋行至青城路上三十餘里及之遂傾血沃之不能施其術及下獄訊之云年年採民家處子住山中行黃帝之道死於巖穴者不知其數豪貴之家頗遭穢淫所達詞款指貴達之門甚多少主不欲彰其惡潛殺之

調貓兒鸚鵡

則天時調貓兒鸚鵡同器食命御史彭先覺監遍示百官及天下考使傳看未遍貓兒飢遂殺鸚鵡以餐之則天甚愧武者國姓始不祥之徵也

紙衣師

大曆中有一僧稱爲苦行不衣緇絮布繩之類常衣紙衣時人呼爲紙衣禪師代宗武皇帝召入禁中道場安置令禮念每月一度出外人轉崇敬後盜禁中金佛事發召京兆府決殺

雙聖燈

長安城南四十里有靈母谷呼爲炭谷入谷五里有惠炬寺寺西南庭澗水緣崖側一十八里至峯謂之靈應臺臺上置塔塔中觀世音菩薩鐵像像是六軍

散將安太清置造衆傳觀世音菩薩曾見身於此臺又說塔鐵像常現身光長安市人流俗之輩爭往禮謁去者皆背負米麩油醬之屬臺下并側近蘭若四十餘所僧及行童衣服飲食有餘每至大齋日送供士女僅至千人少不減數百同宿於臺上至於禮念求見光兼云常見聖燈出其燈或在半山或在平地高下無定大曆十四年四月八日夜大衆合聲禮念西南近臺見雙聖燈又有一六軍健卒遂自撲叫喚觀世音菩薩步步趨聖燈向前忽然被虎拽去其見

者乃是虎目光也

捉佛光事

高燕公鎮蜀日大慈寺僧申報堂佛光見燕公判曰
付馬步使捉佛光過所司密察之誘其童子具云僧
輩以鏡承隙日中影閃於佛上由此乖露擒而罪之

大輪呪

釋教五部持念中有大輪呪術以之救病亦不甚效
然其攝人精魂率皆狂走或登屋梁或齧瓷碗閤閤
敬奉始似神聖此輩由是廣獲金帛陵州貴平縣牛

輦村民有周達者販鬻此術一旦沸油煎其陰以克
供養觀者如堵或驚或笑初自忘痛尋以致姐也中
間僧昭浦說朗州有僧號周大悲者行此呪術一旦
傷陰而斃與愚所見何姓氏恰同而其事無殊也蓋
小人用道欺天殘形自罰以其事同因而錄之

水銀煎

王可容說爲僧時游南中山寺遇大雪旬日闕食數
十徒一粥而度又無財物得出糴內一行脚僧謂曰
貧道有藝可濟諸坐主遂將一銅銚子於爐火上取

淨瓶瀉水銀衣帶間解一貼散藥似壁土揉於銚中煎之遂巡成一片白金可數兩付主事者將去換胡餅來食衆驚之至明晨失所在

殷七子

屈重彥者說某爲潤州大將與術士殷七子善大將之室嫉忌有一婢遭凌持不已投于井及出之已卒欲殯哭七子至大懼有他聞於廉使密告活之七子曰細事爾遂衣帶間解藥一丸如麻子打其婢一齒落以酒下之良久口眼旋開吐冰斗餘又以暖灰熨

其四支食久能言謂大將曰此婦不可復指使宜出之乃從其言又嘗春游酒盡將水況之成濃醪又將沙挪成鹽又冬中以水乳變成筍又與人會忽云今日殊未懽某有一藝輒呈之指主人屏風上梳頭樣子令唱歌其聲清亮似從屏中出其歌曰愁見唱陽春令人離腸結郎去未回歸柳自飄輕雪如此數曲屈不盡記之七子名鄴後遊諸國

五部法

越僧全清精於戒律而善五部法書符狀役鬼神之神

術時有市人姓王兒婦染邪氣或盡日哭泣或終夜狂呼如此數歲後召全清治之乃縛草人長尺餘衣之五綵結壇立草人於上禁呪之良久嗚咽而語唯稱乞命全清詰之是何精魅從何而來分明言之如虛妄撲成微塵云是魘鬼頃歲春日於禹廟前見伊人遂相附令其舉止顛倒魂魄昏迷和尚儻捨之卽自逾境不敢近於人煙全清曰此妖詐不宜釋之乃取一瓮側卧以鞭驅約草人入瓮中啾啾有聲緘之瓮口朱書符印封以六一之泥埋於桑林下戒家人

無動之其婦卽日差經五載金漢宏士馬之際人皆逃避兵人見埋瓮處謂之藏物遂掘之打瓮破見筵突然飛出立於桑抄奪迅羽毛作人語曰被這和尚禁却今方見日光時全清已遷化

紙人戲劇

李巡官說衢州有施衙推者居于齊澧多術數在親知家夜飲云某有藝欲助歡笑可否衆知其多能主人曰願見之乃剪紙作一髻兒執標子拋向地令舞下舍兒施自唱其曲紙人作舞傴僂戲劇不已更闌

施指令罷聲即住

梵僧難陀

唐丞相魏公張延賞在蜀時有梵僧難陀得如幻三
昧入水火貫金石變化無窮初入蜀與三尼俱行或
大醉狂歌戍將將斷之及僧至且曰某寄跡桑門別
有藥術因指三尼此妙于歌管戍將反敬之遂留連
為辦酒夜會客與劇飲僧假補襦巾幘市鉛黛飾其
三尼及坐含睇調笑逸態絕世飲將闌僧謂尼曰可
為押衙踏某曲也因徐進對舞曳緒迴雪迅赴摩跌

技又絕倫良久曲終而舞不已僧喝曰婦女風耶忽
起取戍將佩刀衆謂酒狂驚走僧乃拔刀斫之皆踣
于地血及數尺戍將大懼呼左右縛僧僧笑曰無草
草徐舉尼三枝筇杖也血乃酒耳又嘗在飲會令人
斷其頭釘耳于柱無血身坐席上酒至瀉入脰瘡中
面赤而歌手復抵節會罷自起提首安之初無痕也
時時預言人凶衰皆謎語事過方曉成都有百姓供
養數日僧不欲住閉關留之僧因走入壁間百姓遽
牽漸入惟餘袈裟角項亦不見來日壁上有畫僧焉

其狀形似日月漸薄積七日空有黑跡至八日黑跡亦滅已在彭州矣

胡媚兒

唐貞元中揚州坊市間有一丐者不知所從來自稱姓胡名媚兒所爲恠異旬日後觀者雲集其所丐求日獲千萬一旦懷中出一琉璃瓶子可受半升表裏烘明如不隔物遂置于席上初謂觀者曰有人施與滿此瓶子則足矣瓶口剛如葦管大有人與之百錢投之琤然有聲則見瓶間大如粟粒衆皆異之復有

人與之千錢投之如前又有與萬錢者亦如之俄有好事者與之十萬二十萬皆如之或有以驢馬入之瓶○中○見○驢○馬○皆○如○蠅○大○動○行○如○故○須○臾○有○度○支○兩○稅○綱○自○揚○子○院○部○輕○貨○數○十○車○至○駐○觀○之○自○恃○官○物○乃○謂○媚○兒○曰○爾○能○令○諸○車○皆○入○此○中○乎○媚○兒○曰○許○之○則○可○綱○曰○且○試○之○媚○兒○乃○微○側○瓶○口○大○喝○諸○車○輅○輅○相○繼○悉○入○瓶○中○歷○歷○如○行○蟻○然○有○頃○漸○不○見○媚○兒○卽○跳○身○入○瓶○中○綱○乃○大○驚○遽○取○撲○破○求○之○一○無○所○有○從○此○失○媚○兒○所○在○後○月○餘○日○有○人○于○清○河○北○逢○媚○兒○部

領車乘趨東平而去。是時李師道爲東平帥也。

侯適

隋開皇初廣都孝廉侯適入城至劔門外忽見四廣石皆大如斗適愛之收藏于書籠負之以驢因歇鞍取看皆化爲金適至城貨之得錢百萬市美妾十餘人大開第宅又近甸置良田別墅後乘春景出遊盡載妓妾隨從下車陳設酒餽忽有一老翁負大笈至坐于席末適怒而詬之命蒼頭扶出叟不動亦不甚恚但引滿啖炙而笑云吾此來求君償債耳君昔將

我金去不記憶乎盡取適妓妾十餘人投之書笈亦不覺笈中之窄負之而趨走若飛鳥適令蒼頭馳逐之斯須已失所在自後適家日貧後十餘年卻歸蜀到劔門又見前老翁攜所將之妾遊行儻從極多見適皆大笑問之不言逼之又失所在訪劔門前後並無此人竟不能測。

畫琵琶

有書生欲遊吳地道經江西因風阻泊船間步入林過一僧院僧已他出房門外小廊數間傍有筆硯書

生攻畫遂把筆于素壁上畫一琵琶大小與真不異
 畫畢風靜船發僧歸見畫處不知何人乃告村人曰
 恐是五臺山聖琵琶當亦戲言而遂為村人傳說禮
 施求福甚效書生往吳經年乃聞人說江西路僧室
 有聖琵琶靈應非一心切疑之因還江西時令船人
 泊般舊處上訪之僧亦不在所畫琵琶前已幡花香
 爐供養矣取水洗之盡還宿船中至明日又上僧夜
 已歸以失琵琶故鄰人大集方共悲歎書生故問具
 言前驗今應有人背着琵琶所以潛隱書生大笑為
 說所畫及拭却之由自是靈聖亦絕

唐 朱慶餘撰

盧江尉李侃者隴西人家於滬之滬縣天初年
 有外婦崔氏在滬按循家生一女既長自幼慕
 之以此適適子未成人因家來盧江侃既知其
 不親居顯要者絕不相聞盧江之人遂其私約
 志終

施求福甚效書生往吳經年乃聞人說江西路僧室
有聖靈靈應非一心切疑之因還江西時令船人
河般舊處上訪之僧亦不在所盡罷前已得花香
爐供養矣取水洗之盡還僧船中至明其又上船夜
已歸以夫其靈故鄉人其集方其於教養生及問其
道源壽及休咎之由自其遠望亦錄其書生大笑其

冥音錄

唐 朱慶餘撰 汪汝謙校

廬江尉李侃者隴西人家於洛之河南太和初卒於
官有外婦崔氏本廣陵倡家生二女既孤且幼孀母
撫之以道遠子未成人因寓家廬江侃既死雖侃之
宗親居顯要者絕不相聞廬江之人咸哀其孤藐而
能自強崔氏性酷嗜音雖貧苦求活常以絃歌自娛
有女弟蒞奴風容不下善鼓箏為古今絕妙知名於
時年十七未嫁而卒人多傷焉二女幼傳其藝長女

適邑人丁玄夫性識不甚聰慧幼時每教其藝小有所未至其母輒加鞭箠終莫究其妙每心念其姨曰我姨之甥也今乃死生殊途恩愛久絕姨之生乃聰明死何蔑然而不能以力祐助使我心開目明粗及流輩哉每至節朔輒舉觴酌地哀咽流涕如此者八歲母亦哀而憫焉開成五年四月三日因夜夢寐驚起號泣謂其母曰向者夢姨執手泣曰我自辭人世在陰司簿屬教坊授曲於博士李元憑元憑屢薦我於憲宗皇帝帝召居宮一年以我更直穆宗皇帝宮

中以箏導諸妃出入一年上帝誅鄭注天下大酺唐氏諸帝宮中互選妓樂以進神堯太宗二宮我復得侍憲宗每一月之中五日一直長秋殿餘日得肆遊觀但不得出宮禁耳汝之情懇我乃知也但無由得來近日襄陽公主以我爲女思念頗至得出入主第私許我歸成汝之願汝早圖之陰中法嚴帝或聞之當獲大譴亦上累於王復與其母相持而泣翌日乃灑掃一室列虛筵設酒果髣髴如有所見因執筆就坐閉目彈之隨指有得初授人間之曲十日不得一

曲此一日獲十曲曲之名品殆非生人之意聲調哀怨幽幽然鴉啼鬼嘯聞之者莫不歛衽曲有迎君樂

正商調三 斛林歎 分絲調四 秦王賞金歌 小石調二

廣陵散 正商調二 行路難 正商調二 上江虹 正商調

晉城仙 小石調二 絲竹賞金歌 小石調二 紅牕影

雙柱調 十曲畢慘然謂女曰此皆宮闈中新翻曲帝

尤所愛重榭林歎紅窓影等每宴飲即飛毬舞盞為

佐酒長夜之歡穆宗敕修文舍人元稹撰其詞數十

首甚美醺酣令宮人遞歌之帝親執玉如意擊節而

和之帝秘其詞極切恐為諸國所得故不敢泄歲攝

提地府當有大變得以流傳人世幽明異路人鬼道

殊今者人事相接亦萬代一時非偶然也會以吾之

十曲獻陽地天子不可使無聞於明代於是縣白州

州白府刺史崔壽親召而試之則絲桐之音捨縱可

聽其差琴調不類秦聲乃以眾樂合之則宮商調殊

不同矣母令小女再拜求傳十曲亦備得之至幕決

去數日復來曰吾聞揚州連帥取汝恐有謬誤汝可

一一彈之又留一曲曰思歸樂無何州府果令送至

揚州一無差錯廉察使故相李德裕議表其事小女
尋卒

冥音錄

冥音錄終

